

# 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

## 上期闪回

童叶——“我”，在梦中与一位俊朗的男士相见，就在将要拥抱的瞬间，被老妈打断美梦，叫去帮着搬水果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看见老妈在接一个电话，她非常紧张。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，老妈抢过了电话，却只是“我”的好朋友肖晓打来的，她说，要来一位新的美术老师——苏凤仪，还是从法国回来的呢。周一早上，“我”赶着上学的时候，差点儿撞在一辆车上，没想到的是，一位漂亮优雅的女士却摇下车窗，关切地问“我”：“没吓到你吧？”在第四节美术课上，一位穿灰白色风衣的女士款款而来，正是她，她对“我”的第一次课堂作业就欣赏不已，后来又带着“我”到她的别墅学漫画，再次画一位母亲形象时，苏老师大发雷霆，“我”最后也生气了，使劲把铅笔扔向了画板……

## 七、泪光中的生日

肖晓叫了起来：“你扔的是我的笔，我好心疼哟！”她竟然挤眉弄眼，在一边看笑话。苏老师举起双手，做了个投降的动作，然后，她拿出一本画册，让我别急，回家慢慢看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看画册，妈妈突然推门进来，说：“不早了，快睡。”我连忙合上画册，放到枕头下面。幸好妈妈没注意，我真怕她追问画册的来历。

“学费也快到期了吧？老师没催你交？”

XIAOSHUOXINGKONG

青春  
留言

363000 福建省漳州一中分校初二(14)班 李欣恬  
枫叶落下的一刹那，我听到了深秋的脚步声，很轻很轻，  
感谢昨夜的大雨，为深秋做了洗礼。

“噢,是要交了,要交。”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青少年宫学画了,但又不得不这样骗妈妈。

妈妈从怀里掏出两百元钱,放在桌上,关上灯,出去了。

我一翻身从床上跳下来,追到门口,想把心里话都告诉妈妈,可是一摸到冰冷的门把手,我又突然失去了勇气,停下脚步,浑身僵硬,好半天,才慢慢回到床上。黑暗中,我双手抱膝,静静地坐在床上,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苏老师的脸,她时而嬉笑,时而皱眉,时而发火……我使劲地摇晃着脑袋,可怎么也甩不掉她。

这是为什么?为什么?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。

今天早上很特别,妈妈没有出摊。她早早地起来,把早餐做好,又开始收拾屋子。

我迷迷糊糊地起床,边揉眼睛边问:“怎么不出摊?”

“今天去进货。”她正背对着我擦着窗户,头也没回。

我侧头看了一眼客厅里的水果箱,说:“还有这么多呢,又要进货呀?”

“谁说非要卖完了才能进货的?”她回头指了指墙上的钟,“快迟到了。”

我连忙洗漱完毕,揭开锅盖,里面竟放着一碗装好的面条,里面有细细的肉丝和绿绿的葱末儿,香气扑鼻而来。我端起来吃了两口,把头从厨房门口探出去,说:“今天的面条真香!”

“这叫长寿面,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

“呀,我都忘了!”我惊叫了一声,心情顿时明亮起来。我转身进厨房,津津有味地吃着,听见妈妈在外面说:“晚上早点儿回来。”我没有回答,知道她的意思——在家里给我过生日。可是,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在外边开生日PARTY,不是麦当劳就是KFC,请上自己的死党,狂欢。这对我是奢望。

我的心又黯淡了,不敢在班上宣布自己的生日,包括肖晓,我也不敢告诉她。

放学之后,我假装看书,坐着没动,等大家都走了,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就在这时,一阵清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,不用抬头,我就知道是苏老师来了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跳有点儿加速,有点儿兴奋,有点儿紧张。

她一直走到我桌前,不作声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抬头望着她,问:“老师,有事吗?”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能请你吃晚饭吗?”她冲我微笑着,真美。

我心里一惊,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她愣了一下,耸耸肩,说:“我偷看过你的资料,哈哈,没经过你的同意。”

“那是你的权力,每个老师都能看学生的资料。”我盘算着,口袋里正好有妈妈给我的两百元钱,何不趁此机会感谢一下苏老师?于是,我说:“吃晚饭可以,必须我请你。”

“OK,”她动手帮我收拾书本,一边笑眯眯地说,“早点儿出发,先兜兜风。”

出了教室,她就搂着我的肩膀走。我觉得不自然,但转念一想,从国外回来的人也许都这样,就没挣扎。上了车,我说得先回家给妈妈留个字条。她就开车直奔我家。到了楼下,我请她上楼坐一会儿,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开门的时候,苏老师不安地理着自己的长发,我说:“你怎么了?”

她笑了笑,说:“没什么,就是有点紧张,我也怕生,你相信吗?”

我笑着摇了摇头。进到屋里,妈妈果然还没回来,我趴在客厅的桌子上写字条,让老师随便坐。她没有坐,转进了我的房间。

写完字条,我一进门,见她正对着我的书桌发呆。书桌上压的是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,还穿着开裆裤呢。我连忙用一本书盖上,说:“这是隐私,不准偷看。”

她仿佛被吓着了,一惊,问:“你说什么?”

我拉了她一把,说:“我跟你开玩笑,我们该走了。”

走到客厅,她伸手拿了一个橘子,说:“这么多水果,也不请我吃,小气。”样子很调皮。

“这都是一些普通的水果,我怕你瞧不上呢。”

走出门,她把橘子剥开,塞一瓣儿到我嘴里,我一咬,没想到汁水喷到她脸上了。她惊叫一声,逃也似的下楼了。我看得出,她很开心。

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会儿,她突然提议去为我买一套衣服,我坚决摇头。

她问：“为什么？我想送你生日礼物。”

“我妈说了，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在你家学画，一直瞒着我妈，她是坚决反对我去的。”

她没再坚持，车又拐了几道弯，最后在一个叫“都市贝壳”的咖啡厅门口停下。她说这里安静，有情调。

里面果然不像麦当劳那样吵闹，幽静的大厅里弥漫着轻缓的乐曲，我们穿过大厅，在一个包间里面对面坐下。包间里光线很暗，桌上点着红色的蜡烛，火光摇曳着，美妙极了。

苏老师点了一些点心饮料，最后还要了一个小生



日蛋糕。服务小姐一边记录，一边小声说：“这是给你女儿过生日吧？”

苏老师笑着点点头。小姐退了出去。

我很郑重地说：“你应该告诉她，我不是你女儿。”

“噢？”苏老师故意皱了皱眉头，“看来，我还不令你满意。”

“不是一码事，我已经有妈妈了……”

她竖起指头轻嘘了一声，示意我停止。这时，小姐端着点心走了进来。看来，她是不想让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。

我们到咖啡厅来，并没有点咖啡，而是要了椰奶。她端起杯子说：“HAPPY BIRTHDAY！”我们轻轻碰杯，我喝了一口，甜甜的，一直甜到心底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小蛋糕端了上来。我刚想动手，苏老师拦住我，说：“先许个愿吧，闭上眼睛，心想事成。”

我就闭上眼睛，心里默默地念着：“上帝保佑，让我早日见到我爸爸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苏老师正瞪大眼睛望着我，我吓了一跳，幸好有蛋糕做掩护，我就伸手挖过一块，埋头吃起来。

“我是说，假如……”她吞吞吐吐，又绕到刚才的话题上去了，“假如我是你妈妈，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抬起头望着她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种事没有假如，我的妈妈很穷，但她是我妈妈呀。我记得有位作家说过，世界上的一切你都可以选择，唯有父母，你不能选择。”

苏老师突然用双手捂住了脸，一声不吭。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就只好低头去吃蛋糕。可还没吃两口，就听到苏老师的抽泣声，很轻，但很伤心。

我吃了一惊，抬起头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你女儿了？其实你不该把她丢在法国，把她带在身边多好呀。”

她用纸巾擦了一下脸，止住情绪，说：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已经伤透了她的心，她恐怕再也不会

原谅我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保证。”

“你保证？”

“我是说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爸，但我仍然想念他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见到他。”

她伸过手来，理了理我额前的头发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好孩子。”她的手抖动得很厉害。

为了不让她想伤心事，我就给她讲笑话，说大馋鬼只有两样东西不吃，让她猜。她猜了半天，都不对，我就告诉她，是天上飞的苍蝇，地上爬的臭虫。她听了

果然开怀大笑。后来,我们又聊了许多关于绘画的话题,非常投机,非常愉快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就到八点多钟了。我说该回家了,她让我等一下,她要上WC。回来的时候,她就说:“走吧,我已经买过单了。”

“好啊,你赖皮!”

“这叫先下手为强。”

她伸手搂着我往外走,我想着她对女儿的思念,就顺从地靠在她的臂弯里,还伸出手搂住了她的腰。

到家的时候,妈妈刚把水果清理完,桌上的菜用碗盖着。

我奇怪地问:“你还没吃呀?”

“等你呢。”妈妈用衣袖擦了一把汗,“快来,一起吃吧。”

“你没看见字条呀?”

“看见了。可今天是你的生日,怎么也得吃顿我做的饭吧?”她说着,麻利地盛来两碗饭,把菜碗揭开。

哇,有尖椒牛肉,糖醋排骨,还有我最爱吃的韭黄炒鸡蛋。要在平时,我的口水早就飞流三千尺了,可今天肚子饱得直往上冒,不敢再贪嘴了。

妈妈端着饭就虎吃起来,她一定饿极了。吃了一会儿,见我没动筷子,就说:“这可都是你爱吃的菜,你三岁的时候就吵着要吃韭黄炒鸡蛋,我呢,每年只给你吃一次,也就是生日这天。你别不是生我气了吧?”

“妈——”我心头一硬,鼻头一酸,不知该怎么说才能让她明白我的心意,一急,竟哭了起来。

妈妈放下碗筷,绕过来,递给我毛巾,说:“这孩子,我也没说你什么?我是说我做得不好,没本事让你天天吃上韭黄炒鸡蛋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,”一把抱住妈妈,哽咽着说,“我谁也不怨,我喜欢这样,你已经够辛苦了,你再说,我就受不了了,我心疼,你知道吗?”

……

那碗韭黄炒鸡蛋妈妈一筷子也没动,留给我第二天吃了。

## 八、漫画大赛

学校准备举行一次卡通画大赛,为了画好参赛作

品,苏老师要求我每天放学后都留下来。她在办公室专门准备了一个位置让我画画。她寸步不离地守着我,找来许多参考资料,一边为我讲解,一边启发。因为是参赛,要求就格外严格,我试着画了一张又一张,她都站在一边摇头。有时候,她会发怒,抓起我的画撕个粉碎。

有一次,我的画刚画到一半,她又开始敲桌子了。我收住笔,望着窗外,天突然沉下来,要下雨了。我想到妈妈的水果摊要遭暴雨袭击,心就有点儿慌了。

她说:“望着外面干什么?心要收住,感情,知道吗?没有感情,你的画就没有灵魂,你懂吗?你的感情哪里去了?”她的火气又上来了。

“对不起,我今天不画了,我想回家。”我强压住心里的火,扔下笔,就往外走。

她急了,上前一把抓住我,说:“你真是越来越娇气了,说两句你就受不了,那干脆别学画了。你知道吗?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,必须要经历打击和磨难,有时候甚至会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东西!”她太激动了,手在不停地抖动。

我相信她的话,就低下头,说:“我今天真的要走了,跟你的批评没关系。明天再画,行吗?”

她的手慢慢松开,我望了她一眼,然后转头就跑了。

我刚跑出校门,一声闷雷,雨就倾盆而下。我没有回家,而是直奔水果摊。

妈妈正忙着往车上搬水果,车斗上盖了一张塑料布,风太大,一下就被掀翻了。她每搬来一箱水果,就要手忙脚乱地把吹翻的塑料布拉过来。

我冲过来,刚想搬水果箱,她却冲我喊:“别动,去把塑料布按住!”

我就跑到脚踏车边,按住塑料布,她一过来,我就揭开,等她放水果箱,又连忙盖住。我和妈妈都光着头,现在都成了落汤鸡。

妈妈拎着最后两箱水果往这边跑,突然脚下一滑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大喊一声,冲过去要扶她。她喊:“别过来,快去!”我回头一看,塑料布果然又被掀翻了。我连忙跑过去盖好,双手死死地压住它。

妈妈坐在地上还没起来,她一定受伤了。我心里焦急,大声喊:“妈,你怎么了?”

她没答话,咬着牙试探了一下,没站起来。我慌忙跑过去,把她从雨地里拉起来,问:“你不要紧吧?”

她看我都快哭出声来了,就笑了笑,说:“死不了,来,帮我提一箱。”

我连忙双手提起一个水果箱,摇摇晃晃向车斗蹿。到了车斗边,怎么也举不上去,还是妈妈过来帮了一把,才把箱子放好。

她绕到前面准备骑车,我拉住她,说:“你行吗?”

她一把打开我的手,反问:“我不行,你来呀?”说完,就艰难地爬上车。

我肯定不行,以前试过几次,根本就踩不动。我只有跟在后面拼命地推,这样可以为她省一点力气。雨一点都不示弱,打在塑料布上,啪啪乱响,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。

那天晚上,妈妈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。我说帮她捶捶背,她说她怕痒,赶我回房间写作业。我也感觉困极了,没心情写作业,一倒头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,天光大亮,太阳挂在窗外,侧耳一听,没有动静。我刚准备爬起来,只觉得头沉沉的,就又倒了下去。我喊了两声,没人应,就强撑着爬起来,走到客厅,水果都不在了。我靠到窗口向下看,妈妈正把最后一箱水果放上车斗。

她的动作显得很吃力,上车的时候,腿抬了一次,没成功,又抬了一次,才勉强爬上去。我想喊她,嘴巴张了张,却没出声,鼻子一酸,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妈妈的背影就在朦胧的视线中渐渐消失了。

我回到床上,想稍躺一会儿,没想到迷迷糊糊的,又睡着了。

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我,是苏老师打来的,她很焦急地问:“你怎么没来上课呀?”

我一惊,问:“几点了?我,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不舒服?”

“有一点,腿发软,头发沉。”

“你在家呆着别动,我马上过来。”



苏老师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,一摸我的额头,说:“天啦,发高烧,快,上医院。”说完,她就抱着我下楼。

我把头靠在她的胸口,有一股好闻的味道。我一抬眼,正好盯着她的下巴,有很美妙的曲线。她真是个美人呀,可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?好得我都无法报恩。

医院里,她跑前跑后,把我安顿在病床上,等把点滴打完,已经是中午了。我心里惦记着妈妈,就躺不住了,说要回家做饭。

“你还要不要命?”她一把按住我,“你知道刚才烧到多少度吗?四十。”

我知道她是为我好,就挤出笑,说:“我现在感觉好多了,得马上回家,我不做饭,我妈就得挨饿。”

“可是,她也太不像话了……”

“别这样说,我不怪她,你不了解她,其实,她对我很好。”

“好,不说这些,你乖乖躺着别动。”

我只好听她的。她整整陪了我一天,晚上,我说什么也不肯呆在医院了,她才开车把我送回家。

苏老师扶着我进门时,妈妈也刚到家,正在码放



水果。我以为她会感谢苏老师,谁知她盯着我们半天不说话,还是苏老师先开口,说:“她发烧,我送她上医院。”然后就扶我上床躺下。

妈妈还在整理水果,没进来。苏老师摸了摸我的额头,就转身出门,将房门掩上了。客厅里传来了她们的对话,简短而奇怪。

“你是这样做母亲的?”苏老师在责怪。

“我是怎么样做母亲的,用不着你管,你也没资格管!”妈妈居然这样不客气,好像她们前世有仇。

“你怎么这样说呢?难道我……”

“你出去!”妈妈打断了她的话,“我不想再看到你对我们家有任何施舍,不需要!”

嘭的一声,大门关上了。我的心也抖动了一下,不明白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。

病好之后,我瞒着妈妈继续跟苏老师学画。后来,我画了一幅名为《母女》的漫画,苏老师非常满意。画面上是两棵人面树,大树被狂风暴雨打击得直不起腰,但她仍笑对着小树。小树在大树的遮挡下,感觉不到风雨,正快乐地和一只小鸟玩耍。

她兴奋地追问我:“哪儿来的灵感?”

我笑着摇摇头,不想在她面前提到妈妈,因为,那棵大树就是妈妈,小树是我。

漫画大赛的结果出来了,我如愿以偿,得了第一名。我高兴地把画拿回家给妈妈看,妈妈直摆手,说:“我能看懂啥呀?你就别对牛弹琴了。”

我非不,拉着她,说:“你看嘛,这棵大树是你,小树是我。”

她睁大眼睛看了半天,突然说:“我明白了,你把人画成了树,所以就得了第一名,对不对?”

我一听,当场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

### 九、我要到深圳去

苏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:“下个星期,在深圳有个国际卡通画展,我要去参加。校长同意我带你一起去,因为你是我们学校最棒的。全部费用由学校出,不知你……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一把搂住她的脖子,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,说:“我都要喜疯了,我做

梦也没想到有这种好事,我去,一定要去。”

可是,回到家里,我不知怎么向妈妈开口,犹豫了半天,才说:“我在想,有件事该不该对你说,说了你又不同意。”

“只要对你好,我有什么不同意的?是不是要钱?你只管说,我就是砸锅卖铁……”

“妈——”我望着妈妈,说:“是件好事,我的卡通画不是得了全校第一名吗?学校奖励我下星期去参加一个国际画展。费用全部由学校出呢。”

“真的?真是太好了!就你一个人?”

“听说是到深圳。”我故意避开她的问题。

“什么?深圳?是不是和苏老师一起去?”

我不敢作声,沉默本身就是答案。

“不行,绝对不行!”她的态度突然转变,我的心一下落入冰窖。

我不死心,说:“这次不关苏老师的事,我自己争取来的机会,我一定要去。”

妈妈眼睛躲闪了一下,说:“是不关苏老师的事,我是说,深圳那地方,你不能去。”

我心里抖动了一下,突然想起了关于爸爸的猜测,就问:“你告诉我,爸爸是不是还活着?他在深圳,对吗?”说完,我直直地盯着她。

“你先答应我,我再告诉你。”她也和我较真了,盯着我。

我点点头。她也点点头。

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,一直在想着爸爸。第二天,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肖晓,肖晓一拍巴掌,说:“你傻呀?这么好的机会,为什么不去?说不定还能找到你爸爸呢。”

“可是,我妈不让去。”

“你就不能骗她一次?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装诚实,我还是只能送你两个字——傻瓜!”

在肖晓的劝说下,我动心了,然后,我们详细商量了出逃的计划,天衣无缝。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有预谋地欺骗妈妈,不知为什么,我一点负罪感都没有,甚至连后果也不肯去想,因为我一心只想到深圳去。

出发前一天晚上,我正心不在焉地看着书,妈妈



突然推开我的房门。我吓了一跳，心慌地望着站在门口的她，仿佛上课偷看小说被老师抓了个活的。

妈妈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还好呀，脸色这么难看，不舒服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我把书合起来，假装生气，“这课文太难背了，我烦死了！”

“傻家伙，”妈妈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“谁规定你要一口气背完的？歇口气再背，我正想问你话呢。”

我心里不由一紧，生怕她问明天到深圳的事，就望着她，不敢作声。

“明天要去画画吧？这么长时间，该交学费了吧？”妈妈一直以为我还在青少年宫学画。

我一惊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好像，老师是提过学费，可是，我想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一点儿不痛快。”妈妈拿出两百块钱放在书桌上，“可别拖欠学费，让别人瞧不起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又看到了妈妈满是血口的手，粗大、难看，但是那么温暖，是我全部的依靠。我的心开始抖

动起来，一种想哭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差点就把明天出逃的事说出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我连忙冲出去，抓起话筒，是苏老师打来的，她问：“行李收拾好没有？”妈妈不让我去的事，我没告诉她。

我慌乱地望了一眼里屋，妈妈正走出来，我就只说：“好了，没事我挂电话了。”啪的一声，放下电话。

我知道自己的脸色极其难看，因为妈妈的眼神是怪怪的。她问：“谁的电话？这么慌。”

“噢，肖晓，她问我课文背完没有。我烦。”说完，我就往里屋走。

回到房里，我轻轻掩上门，不敢明目张胆地收拾行李，只能偷偷将几件衣服叠好，放在柜子的一角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格外早，和妈妈一起把水果箱搬上车。她把最后一箱水果放稳之后，照例擤了一把鼻涕，跨上车，对我说：“学费记得交呀！”

我点点头，赶紧让到一边，她正准备弓背蹬车，我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妈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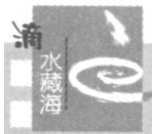
她侧头望着我，等我说话。我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你的腰还疼吗？”

“少操心，没你的事儿。”说完，她就蹬着车摇摇晃晃地远去了。

我跑上楼，喘着粗气，趴在窗口，眼看着妈妈消失在街角处，才转过身来，把书包一股脑儿倒空，将衣服装进去。我没有专门的旅行包，因为我极少有机会出远门。不过，这书包挺合适，够大。

收拾完毕，我又按肖晓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，大致意思是说，学校突然派人到家里来，硬要我去深圳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得去了。又因时间紧迫，也来不及道别。

写完字条，我觉得心慌气短，脸烫得可以烤死一只蚂蚁。我把字条放到客厅的桌子上，连忙跑到卫生间洗了个脸，对着镜子狠狠地拍两下脸，有疼的感觉，



气才稍微畅通了一点儿。

苏老师开着车来接我，上了车，她问我：“你妈妈没来为你送行。”

我一惊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她很忙，一大早就出摊了。”

“她总是这么忙吗？”她的语气中透出一种不满。

“是的，她很辛苦。”我想让她明白，我妈妈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，对我熟视无睹，“这全是为了我，她从不乱花一分钱，她的手常年裂口，可她舍不得买一瓶像样一点的护手霜。”

她也听出了我的意思，连忙解释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，她应该送行，好了，就当我不说什么也没说。”

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对待苏老师，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误会，都是我一边瞒着苏老师，一边瞒着妈妈。而这一切都是肖晓的主意，她说必须这样做，才能成功出逃。现在我倒有点儿犹豫了，心里盘算着该不该把真相告诉苏老师。

机场在我犹豫不决之间就到了，我决定等上了飞机，再慢慢和她说实话。那时，她就是想赶我回家，也不可能了。

可是，飞机一起飞，我感到头晕、恶心，不一会儿，就开始呕吐，疯狂地呕吐，吐得我浑身发抖，好像永远没完没了。

苏老师不停地帮我换塑料袋，有好几次，我都吐到了她手上，可她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全心全意地帮我张开塑料袋。在呕吐的间隙，她就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背，让我舒服一点儿。

空姐也在一边为我忙活，她建议我到卫生间去吐，苏老师坚决反对，带着一股怨气对空姐说：“没看见孩子已经虚了吗？站都站不住的。”

空姐不敢再提卫生间了，站在一边帮我清理袋子。我直吐了个筋疲力尽，最后终于没什么可吐的了，就迷迷糊糊地靠在靠背上睡着了。

## 铁碗和泥碗

一只铁碗被人不小心放到了一摞泥碗里，铁碗说：“你们这些家伙怎么配和我在一起！瞧我，浑身锃明瓦亮，不怕跌，不怕碰；而你们，灰不溜秋的，一碰就破，一跌就碎！”

泥碗们互相看了看，谁也没说话，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绝非一无是处，总有一天它们会让人刮目相看的。

过了不久，它们被搬进一座炽热的火窑里进行煅烧。等它们出来时，铁碗吓得大惊失色，因为它发现自己变得浑身黝黑，布满了坑坑洼洼，而且变了形，再也不是那只漂亮的铁碗了；而那些泥碗，一个个仿佛脱胎换骨，浑身洁白，而且身上布满了漂亮的图案。一群人把它们拿起来，轻轻敲打，听着发出的悦耳瓷音，不住地啧啧赞叹：“这批碗烧得真不错，瓷质洁白细腻，真是上品中的上品！咦，这里怎么有只破铁碗？”

“咣啷”一声，没有丝毫的迟疑和可惜，铁碗被扔进旁边的一堆垃圾里。不屑于和泥碗为伍的铁碗，现在只能和垃圾呆在一起了！

到了宾馆，我倒头又接着睡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有了知觉，闭着眼睛也能感觉有光亮。我试着睁开眼睛，一开始不适应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我又眨了两下眼睛，等我看清眼前的影像时，不禁吓了一跳。那是苏老师的脸，大概离我不到一尺远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推到我面前。

与此同时，她也惊了一下，我能感觉到她的不自然。但她并没有把脸移开，仍然是那么近，只是脸上泛起了一层笑颜。

我以为她会说什么，可她半天不开口，我只好先说话了，说话可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。我一时又想不起合适的话题，竟直直地问：“你盯着我干什么？”（待续）

（黄春华，儿童文学作家，现居武汉）插图：小 蟹